



小说现实系列

我的这部《谁玩谁》只不过针对文化艺术界里某些**黑暗的角落**，讲述了一些根本就没有文化的所谓“文化人”是**怎样操纵娱乐界**一些人，以及一些**道貌岸然的家伙**是怎样利用手中的资源与娱乐圈那些**明星们**进行**肮脏交易**的。我想让善良的人们，尤其是追星族们知道，一些所谓的明星大腕儿到底是**怎样的人**，笼罩在他们头上的那些让人眼晕的光环一旦被阳光销蚀之后，他们会是一副**怎样的嘴脸**……

谁玩谁

■马金萍◎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小说现实系列



谁玩谁

■马金萍◎著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玩谁/马金萍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3.12

ISBN 7-106-02061-3

I. 谁… II. 马…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94343号

责任编辑: 秦 赞

封面设计: 千里文化

版式设计: 刘 达 泉

责任印制: 刘 继 海

谁 玩 谁

马金萍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9917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E-mail: 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80 × 1230 毫 米 1/32

印张/9.25 字数/230千字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7-106-02061-3/I·0459

定 价 17.00元

2002年大年初三的夜晚，我一个人守在电视机旁正百无聊赖地用遥控器一遍又一遍搜索着我想看的电视节目时，电话铃忽然“哇”地一声响了。自从我跟妻子离婚、孩子们一个个都如出飞的小鸟离我而去之后，我家很少有散乱杂人光顾。即便是在这过年的喜庆时刻，我这个光棍窝棚也依然冰冷如常。我不喜欢孩子们“常回家看看”，也不喜欢别人打乱我这死水般宁静的生活。所以，当这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在我这凄清空旷的房间里冷不丁地响起的那一瞬间，我竟然吓了一跳。我定了定神，平稳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才走到电话旁边。当时我想，这说不定是哪路神仙打来的拜年电话。于是，我就心不在焉地抓起了话筒，故意用一种懒洋洋的声音问道：

“喂？找谁呀？”

“是马作家吗？”是一个声音有些沙哑的陌生的男人的声音。

我一时就有些懵住了。急忙用一本正经的声音说道：“对。是我。您是哪位？”

“怎么？连老朋友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啦？”那人并不急于说出自己的名字，仍然用一种跟我很熟的口吻调侃地说，“是不是觉得自己成大腕儿了，我们这些人都高攀不上啦？”

“你到底谁呀？”我一边问他的名字，一边在脑子里急剧地搜索着我朋友中间谁说话是这种声音。但是，想了半天，终于也没有想出这个人是谁。

那人在电话里轻声笑了，说：“我是黄天义。”

一听他说他是黄天义，我一下子竟然有些愣住了。这个黄天

义是我当年在剧团当编剧时认识的一个演员。他是八十年代初从省戏校毕业的学生。据说他是学小三花脸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嗓子倒仓了，三花脸的活儿他就不能演了，领导就安排他在舞美队打杂。但是，也不知因为什么，舞美队的那些人都挺讨厌他，他在舞美队干了也就是两三个月的样子吧，就硬是让搞灯光布景的那些人把他从舞美队给赶了出去。他只好又回到演员队。演员队没他的活儿，有时连跑大兵的角色都很难捞上。因此，平时没事儿他总爱上我们编导室去起腻，发些牢骚。我就是那时候跟他混熟的。后来，他就离开剧团下海经商去了。一开始，跟一些拍电视剧的野台班子演些群众演员什么的。后来，他竟然当起了“穴头”，自己组织演员到一些企业或外县去演出。很快，他就在演艺界小有名气了。后来，当我离开剧团调到市作家协会时，听说连我们团的演出都得去请他操作才能找到演出市场。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跟他来往了，听说这些年他干得挺大挺火，跟全国那些有名的歌星影星以及中央电视台的那些名嘴们（主持人）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全国有影响的大的演出活动据说不少都是他操作的。因此，他也就赚了不少钱，听说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司和几百万的家资。不过，由于我早已经跟演出这行脱离了关系，所以，这些年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联系过。这大过年的，他虎了巴地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来了呢？于是，我也用一种调侃的口气说道：“哟，原来是黄大老板哪？今儿刮的这是什么风啊？你怎么忽然想起给我打电话来了呢？”

黄天义听我这么说，就笑了：“你这大作家咱也高攀不上啊，今儿个斗胆给你打个电话打扰一下，有些冒昧啦！你不介意吧？唉？先给你拜个年吧！”

“甭客气。你给我打电话指定有事儿。说吧，什么事儿？”我比较了解黄天义，他这人是无利不起早。没什么事儿，他绝不会给我打电话的。所以，我才这么毫不客气地直截了当说道。

黄天义就用他那沙哑的嗓音嘿嘿地笑了，说：“马作家，你还是那么爽快啊，我找你真有点事儿。”

“什么事儿，说。”

“电话里说恐怕说不清楚，你现在有时间没？如果有时间，咱们见个面，你看好不？”

“你到底什么事儿啊，鬼鬼祟祟的？”

“当然是好事儿啦。不过，这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所以，我才约你出来谈谈。你不没事儿么？没事儿就过来一趟吧，我现在正跟朋友在吉隆坡大酒店的大堂里喝茶呢，你现在就打车过来，打车费我给你报还不行吗？”黄天义几乎用一种恳求的口气说道。

说心里话，我这人不是那种非常能装的人，而且此时我一个人在家也正呆得无聊，人家上赶着打电话请你出去喝茶谈点事儿，咱要是再装清高就没意思了。于是，我就用玩笑的口气说道：“那好啊，只要你给我报销打车费，我这就过去。”

“哎呀，打车那才几个钱儿。你就过来吧。”说完，他就把电话挂了。

我放下电话，把电视关上。然后穿戴整齐，就下楼了。

从除夕晚上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出过屋呢，这冷不丁一下楼，感觉腿都有些不好使唤了。看来，人们常说的生命在于运动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外边很冷，在冷飕飕的西北风里，似乎裹挟着米粒般的小雪，从衣领子的缝隙落在脖子上，有一种湿漉漉的滑腻感。清凛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硝烟味儿，鞭炮声仍然此起彼伏地在夜空中炸响着，偶尔有一束束的礼花在漆黑的夜空上骤然开放，把这寒冷的夜色装点出一种别致的年味儿来。

由于是过年，外面的出租车很少，我在小区门外等了好半天，才拦截住一辆出租车，那司机正忙着回家，有些不愿拉，我

好说歹说，最后多给了他5元钱，他才答应拉我。我赶到吉隆坡大酒店的时候，差不多已经快10点了

虽然现在正是过年的淡季，但是，上吉隆坡来喝茶的人却也不少，整个茶座基本上已经坐满了。一进大堂，我就用眼睛在那喝茶的人堆里逡摸黄天义在哪儿坐着，瞅了半天，才在靠窗户旁边的一个大圆沙发上看见他。他的身边坐着一男一女两个人，正跟他在交谈着什么。于是，我就顺着过道走了过去。当我走到他的跟前的时候，他才发现我。他急忙站起来，双手抱拳，连连打拱道：“哎哟哎哟，真不好意思，这大过年的，还把您给惊动来啦！我在这儿先给您拜年啦！快坐，快坐。”说着，就伸出手把我拉坐在沙发上。跟他在一起喝茶的那两个男女也站起来给我让坐。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黄天义了，他明显地发胖了，脸色也显得有些灰暗，很可能是酒色过度所致。他的头发几乎快掉光了，脑袋四圈儿那儿几根稀稀落落的头发很可怜地在他那秃光光的头顶上抿着；由于发胖，他的眼泡也显得有些肿大，混浊的眼睛里弥漫着一层铜锈色的晕光，给人一种没有睡醒的感觉。他使劲地握着我的手来表示对我的亲近，同时用另一只手指着那一对男女给我介绍。通过他的介绍，我才知道，坐在他左边的那个男的是《都市生活报》的娱乐记者，笔名叫赵天烧。坐在他右边的那个年轻的女孩儿是赵天烧领来的小朋友，是一个爱好文学的女青年，名字叫梅蕊。现在也在《都市生活报》当记者呢。

这个赵天烧，我过去听说过他的名字，据说是一个很有些想法也很有些勇气的娱记。他曾毫不客气地批评过国内某些著名歌星和影视明星的演唱以及表演的粗糙，也曾尖锐地揭露过国内娱乐圈在一些评奖过程中的暗箱操作以及一些评委们的不法勾当。他的这些批评文字曾在国内娱乐圈里产生过强烈的反响，也导致他摊上了几起打不输也打不赢最后不了了之的官司。但是，对于这个叫梅蕊的女孩儿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当时，黄天义还特意

跟我介绍了她曾发表过的几部作品，但是，也可能我太孤陋寡闻了吧，我真的没有看过也没有听说过她写的东西。

黄天义在给他们介绍我的时候，有着明显的吹嘘成分，他对那个叫梅蕊的女孩儿说：“你不认识他吗？咱们省内最著名的作家，马钱子啊！他写的那些电视剧，那些小说，相当有影响了。你没看过他写的那个电视剧吗？叫什么什么……《走回青纱帐》。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之后，好评如云。”

黄天义把我吹得我自已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我赶忙打断他的话，说：“行啦行啦！别吹啦，再吹一会儿你就把我吹上天啦！”我冲着那个瞪着好看的大眼睛瞅着我的女孩儿梅蕊说，“你别听老黄他胡说八道，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作者，咱们彼此彼此。你千万不要对我太崇拜了，这对你没什么好处。我还不像老赵，人家是全国有名的娱记，你想要找崇拜对象的话，最好找他这样的。”

那女孩儿听我说完，就看着黄天义嘿嘿笑了。黄天义也不在乎我对他的讥讽，互相介绍完之后，他又招来服务员，给我要了几听青岛啤酒和几盘小菜，又重新续了一壶龙井茶。我们这才一边喝酒一边聊起正题儿来。

黄天义指着赵天烧说：“马作家，你知道吗，天烧现在已经不在《都市生活报》了，跳槽了。”

“哦？跳哪儿去了？”我看着赵天烧那张粗糙的脸问道。

没等赵天烧说话，黄天义已经替他回答了：“他调到北京去了，北京的《娱乐周刊》知道不？在全国都是非常影响的娱乐媒体。我跟你说了老马，赵天烧很快就会在全国火起来的。”

黄天义的话音刚一落，赵天烧就有些矜持地看着我说：“马兄，你也别听老黄他瞎说，能不能在北京站住脚还两说着呢。北京那是什么地方？那是藏龙卧虎之地，那地方什么人没有啊，你说对不对马兄？”

这时那女孩儿就插嘴说道：“不过我觉得赵哥在北京那地儿漂绝对没问题的，上次北京的一家女性杂志来两个编辑，我跟她们接触了几天，还一起吃了两顿饭，她们那水平照赵哥差远了，就她们那样，据说还是那家杂志的中坚力量呢。”

喝了一会儿酒，说了一会儿话，黄天义觉得差不多了，这才把话题扭到他找我的真正的目的上来。他捏着那听已经喝了一半的青岛啤酒，用他那暗淡混浊的眼睛瞅着我说道：“哎，老马，你猜我找你啥事儿？”

我知道黄天义这小子好卖关子，所以，我根本不理睬他那故作神秘的样子。我故意不屑地瞅着他说：“我没功夫猜你那破事儿。有啥事儿你就直说，有屁你就快放，千万别跟我来你那套弯弯绕儿啊。”

黄天义见我在他的朋友面前不怎么拿他当回事儿，就有些不高兴，脸色一下子就阴沉下来，他忽然变得一本正经，似乎有些公事公办的样子，从沙发上拿起他的那个小皮包，从里面拿出几张盖着大红印章的文件，递给我说：“你先看看这几份文件，然后咱们再谈。”

我拿过那几页打印好的文件，在有些昏暗的灯光下浏览了一下。这是一份我们北江市文化局起草的关于举办“新世纪中国北方首届模特大赛”的文件。我翻了翻，然后又扔给黄天义，我看着他说：“你给我看这玩意儿是什么意思啊？”

黄天义接过文件，又递给赵天烧，然后对我说道：“是这样的，这个模特大赛具体由我来操作，说白了，这个大赛就是我老黄张罗起来的。”

“你张不张罗，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我有些漫不经心地看着黄天义问道。

“我想请你来当我的总策划，从广告宣传到具体实施，请你给我写一份详细的操作方案，然后我拿着这个操作方案上北京文

化部去拿批文。”黄天义仍然不错眼珠地瞅着我说。

我有些不明白地问道：“咱这文化局不是已经同意了吗？还上文化部拿什么批文啊？”

黄天义呷了一大口啤酒，慢悠悠说道：“这你就外行了。光靠搞模特大赛咱能赚着钱吗？咱们打着搞模特大赛的旗号，搞一场高水平的发奖晚会才是咱们的真正目的。这样的颁奖晚会，要想把国内外的那些明星大腕儿都请来，没有文化部的批文是绝对不行的。”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黄天义找我的真正原因。原来他是想让我帮他策划这样的一场大型颁奖晚会。我知道他是演出商；对于怎么样搞演出才能赚钱，他比谁都门儿清。他知道，现在只有打着政府的旗号才能赚着大钱。所以，他把我们北江文化局给忽悠住了。让文化局出面搞什么模特大赛，他却借着这大赛的名义搞大型演唱会，这样既能拉来赞助又能获得政府的支持，而且光是门票的收入就非常可观。我不能不佩服这小子在做文化生意上的精明。

黄天义见我不吱声，就又说道：“老马，我不会让你白忙乎的，到时候我给你5%的红利还不行吗？你想想，咱们体育场能坐多少人？能坐三万多人那！如果平均80块钱一张票，那是多少钱？那就是240万。再加上模特大赛每天售出的门票和广告商的赞助，那是一笔多么可观的利润啊！如果我们能有一千万的收入，那你就可以拿到50万啊！50万是个什么概念，我不说你也会明白的。”

说实话，黄天义开出的这个价码确实不低，但是，如果让我现在就介入到他的这个事情里去，对于我来说，也真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我现在正在给电影厂的导演韩窗苦修改电影剧本。这小子天天用电话逼我，他打算过了年就要把剧组搭起来准备开机，可我现在连一半还没有改出来呢。

黄天义见我不说话，就又追问道：“老马，你啥意思啊？我可跟你说马钱子，哥们儿之所以能找到你，是因为咱们哥们儿过去处得不错，你在帮我忙的同时，自己也能有点小收入，你要是跟我装清高，我也没办法。你也知道，现在找写文案的人那太容易了，有的是。但是，我不想让这钱给别人挣去。再说了，写这么个策划方案，也用不了你多少时间，你也算帮我忙啦。咋样？这话我也算说到家了吧？”

我把手中的那罐啤酒喝光，然后捏着那个空啤酒罐，看着黄天义说：“黄天义，哥们儿不是跟你装，我要是跟你装，今儿个我就不来啦。我所以踌躇，是因为现在我正在给人家修改一个电影剧本，人家天天催我。所以……”

“给谁改剧本呢？”黄天义又打开一罐啤酒，递给我后，问道。

“给电影厂的韩窗苦呗。”我接过啤酒喝了一大口说道。

坐在一边的梅蕊听了我的话，就笑着说道：“马老师，韩窗苦是我姐夫，你给他改的那个本子是不是叫《为了没有爱的爱》？”

一听梅蕊说韩窗苦是她姐夫，我忍不住就多瞄了她两眼。这小丫头长得鼓鼻子鼓眼睛挺好看的。她脸色白皙，身段苗条，棕色的头发和头上编的那些小辫，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维吾尔族人。虽然我跟韩窗苦比较熟，但是我真不知道韩窗苦现在的爱人是谁？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从来没有结过婚，是一个到处施舍爱情的情种。

所以，梅蕊说完之后，我就看着她问道：“韩窗苦是你的姐夫？那你姐是谁呀？”

梅蕊说：“我姐是梅雨啊。马老师，你不认识我姐吗？我跟你说马老师，你可别听我姐夫他瞎忽悠你啦，他的这部电影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投资人呢！你别看他瞎张罗，厂里是不会拿钱给他拍电影的。”

黄天义听梅蕊这么一说，就笑了。他看着我说：“咋样老马，看着没有，都凑合到一堆儿来啦。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梅雨的妹妹。她的话你还不信吗？”

说实话，对于韩窗苦的这部电影的投资问题，我也曾问过他，他总说只要本子改好了资金不是问题，因为我跟韩窗苦是多年的好朋友了，我也不好太驳他的面子，所以，当初他找我写剧本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到现在我连他的一分稿费还没看着呢。现在梅蕊这么一说，我的心就有点动了。再加上老黄说的那5%的红利，我不可能不动心。于是，我对老黄说：“这样吧，我答应你，我把策划方案给你弄出来之后，别的事儿我就不用管了。什么时候你需要我，就给我打电话，我尽量帮你忙乎，我也不要你的策划费，你就按你说的，等到最后给我5%的红利就行。”

黄天义一看我答应他了，乐得嘴都合不拢了，他举起手中的啤酒罐，对我和赵天烧还有梅蕊说：“来，为我们的合作成功，干杯！”

这时我发现，赵天烧的脸色忽然变得阴沉起来了，似乎有什么话要说，但又好像难以启齿。我不明白他的情绪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快。但是，我也没有往深了想。喝完了这罐啤酒，我发现黄天义已经有些醉意了。于是，我们又喝了一会儿茶水，我就起身告辞了。

外面的夜色已经浓重得像一滩泼洒开来的浓墨了，有纷纷扬扬的小雪花精灵般地在在这漆黑的浓墨中飘洒飞扬，渲染出一片苍凉寒冷的水墨丹青的韵致。空旷的街道早已沉寂下来，此时，只偶尔能听见有零星的鞭炮声在城市的边缘地方空洞地鸣响。街灯散发着晕红色的光，在雪花飘漫的墨色中疲惫无力等待着新的一天的到来。

我在马路旁等了好半天才等到一辆出租车。回到家，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

二

说实话，黄天义的那个策划方案对于常年摆弄文字的我来说，真算不了什么。第二天，我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就把他构想的模特大赛的总体方案给写出来了。下午我又润色了一下，感觉相当不错。本来，我想给他打一电话告诉他我已经弄完了。可是，当我拿起电话的那一瞬间，我突然又撂下了。我觉得在这种事情上我不能太上赶着他，不能让他觉得我写这玩意儿太容易了。于是，我撂下电话的话筒，又在我的电脑上修改起我的那个《为了没有爱的爱》的电影剧本来。

接连两三天，黄天义也没有给我打电话，我不知这小子是啥意思。他是不是改变主意不想干了，忽悠我一顿就拉倒啦？就在我快要沉不住气想要给他打电话找他的时候，初七的下午，我正在一个朋友处下棋，忽然我的传呼机响了。我一看，是一个挺生疏的电话号码，于是，我就给对方回了电话。刚一接通就传来了黄天义那沙哑的声音：“哎，老马，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在外面呢？”我不动声色地说道，“你那事儿张罗得怎么样啦？”

“进展非常顺利。”黄天义的口气中充满了自信与成功的豪情。他接着问道，“我让你写的策划方案写好没有？”

我说：“已经给你弄完了。”

“哎呀，那可太好啦！”黄天义高兴地大声说道，“真乃天助我也！我这边的启动资金差不多都谈妥了。哎，老马，你现在有时间吗？”

“什么事儿？”我懒洋洋地问道。

“能不能把你写的那个策划方案给我送过来，先让我看看，然后咱们再商量一下明天晚上跟投资方见面的一些具体事情？”

按理说，黄天义的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不管咋说，我也是他雇用的一个具体策划人员，也就是说，我是在给他打工。但是，在我的潜意识里，我是很有些瞧不起那些没有多少文化、却在无规则的商业社会凭着运气和投机取得了某种所谓的成功的大款们，当然也包括黄天义在内。我真的是有些瞧不起他。我不想为了挣他那几个破钱儿像个木偶似的让他牵着鼻子走。当时我完全可以撂下那没有下完的半盘棋，回家去给他取那策划方案。但是，由于这种潜意识的作用，当时我毫不犹豫地就一口拒绝了他。我对着话筒慢悠悠地说：“我跟你说老黄，我现在没时间，我过不去。”

“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呢？”黄天义有些着急地问道。

“晚上再说吧。”

“那好，晚上我给你打电话。”他的话刚一说完，我就把电话撂了，又跟我那朋友接着下起了那盘没有下完的残棋。

晚上傍八点多的时候，黄天义又给我来了电话，他说他正在吉隆坡喝茶呢，他让我拿着那份策划方案立马上他那儿去。我觉得我再故意拿他一把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所以，我也没说什么，撂下电话后，就急忙穿上衣服，上吉隆坡去了。

在吉隆坡喝茶的人仍然是那么多，我在那些优雅喝茶聊天的人群里费了好大劲，才找到黄天义。他一个人在大堂的一个冷僻的角落里好像正默默地在思考着什么，显得有些孤独和冷漠。直到我走到他跟前在他面前坐下他才发现我的到来。

“一个人在这儿寻思啥呢？”我瞅着地问道。

“没寻思啥，这不正等你呢吗？”黄天义一边说着，一边招呼服务小姐给我上茶。

落座之后，我们也没有怎么寒暄，我就把刚刚从电脑里输出

来的那份策划方案递到了他的手里。这时，服务小姐已经给我拿来了茶杯，并且把那茶壶又重新续上了新茶。黄天义接过那份策划方案就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我则在一边慢悠悠地喝着茶水，不时斜着眼睛看着吉隆坡外面那苍冷迷离的夜色。现在有钱的人毕竟多起来了，这大过年的，这些人不在家好好守着老婆孩子看电视，偏偏到这种地方来喝什么茶水。这种地方的消费是相当昂贵的，一壶茶水至少要四五十块钱。再加上别的消费，三四个人没有百十块钱是下不来的。如果在家，一百多块钱能买多少茶叶多少水啊？人们的消费方式真是越来越趋于高档越来越奢靡了。

就在我一边喝茶一边胡思乱想的时候，黄天义已经把我写的那份策划方案看完了。我注意到，他看得很仔细，有的段落他至少看了好几遍。待他刚一看完，我就放下手里的茶杯，瞅着他问道：“怎么样？”

“不错。毕竟是大作家啊，这么一份策划方案竟然写得文采斐然，确实难得。不过……”他犹豫着看了我一眼，有点欲言又止的样子。

“不过什么？”我看着他问道。

“你能不能再把这次模特大赛对于提高咱们北江市的知名度和招商引资方面的意义写得再明确一些，一定要让那些当官的看了咱们的这份方案之后，对这次大赛给予充分的肯定和积极的支持，并且能够在资金上给予更多更大的好处。你必须把他们忽悠住了，他们才肯掏银子。他们一往外掏钱，咱们才能获取更大的利益。老马，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看着黄天义那有些发灰的胖脸和他那有些混浊的眼睛，心想，商人毕竟是商人，他们考虑问题的所有出发点，都是为了怎样获取更大的利润。他们不管打着什么旗号，说着怎样冠冕堂皇的好话，其最终目的是绝不会改变的。所以，他说完之后，我立刻说道：“你不就是想通过这次模特大赛从政府那里多捞到一些

好处吗？这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问题是，你千万不要太言过其实了，如果把话说得太满，不给自己留有余地，将来万一出点什么问题，那你可就不好收场了。”

“能出什么问题呀？”黄天义咧开嘴笑了起来。笑完，接着说道，“我告诉你马兄，什么问题都不会出的。你一定要把这次模特大赛对于提高北江市在国内国际上的知名度，对于北江市招商引资的好处写足，只有把这个写足了，我们才能取得政府的支持，只有把这次大赛变成政府行为，我们才能捞足好处。知道吗我的马大哥？”在不知不觉中，黄天义已经把对我的称呼改称大哥了。我明白，他这是为了拉近我跟他的距离。其实，从我答应他给他写策划方案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绑在他的这列文化商业的投机列车上了。因为在他策划的这次活动中，也蕴藏着我的一部分好处，我跟他已经绑在了一起。只有他获取了更多的利润了，我才能赚取更多的提成。所以，只要我不从他的这次活动退出来，我就必须按照他的想法他的旨意行事。

黄天义看我不吱声，就又问道：“怎么样马大哥，有困难吗？”

“有什么困难？这还不容易吗？只要你觉得这么说没问题，形成文字是不成问题的。”我看着他说道。

“那好。”黄天义捏着手中的茶杯，有些急切地说，“不过，明天中午之前你必须把它修改完，交到我的手中，明天晚上我要请一个香港的投资商吃饭，这次活动的启动资金就由他来出了。你明天晚上也过来，还有北江文化局的局长和电视台的有关人员。明天晚上我就得让这份策划方案派上用场。知道吗？”

“好吧。”

黄天义把那份策划方案递给我，说：“那你就赶紧回去修改吧，修改完了就给我打电话，如果没问题，还要多复印几份，宣传部、文化局，还有市委市政府的领导，都要送到。”

第二天中午之前，我就把修改后的策划方案交到了黄天义的手里，他看完之后，没有再提出别的什么问题，然后就又找了一家专业的印刷作坊，把那份方案重新打印并装订成册。黄天义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也一直在跟他忙乎。我不得不佩服这小子在这方面的严谨和细致。当我写的那份策划方案经过重新印制装订之后，确实显得非常正规非常有诱惑力。谁看了这样精美的一个小册子都会被它的内容给吸引住的。

当天晚上，黄天义在北江最豪华的饭店北江海鲜大酒楼请客，宴请一个叫蔡洪福的香港商人。北江文化界有头有脸儿的官员们几乎都被约请出席了。不但有文化局的局长、副局长，群众艺术馆的馆长、副馆长，电视台的台长们，连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也出席了。这个香港商人大约能有五十多岁的样子，长得瘦小枯干，冷眼一看好像一个大烟鬼。据说，这个蔡老板是一个很有点背景的商人，他是最近被北京的一个高层人物介绍到北江来投资的。他打算在北江开发房地产，并打算开办一家高科技的工厂。据说，来北江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跟市里的头头脑脑以及有关方面都混得相当熟了。而且在投资的一些具体意向上，也表现得非常大度，得到了市委市政府某些领导的高度好评。

我不知道黄天义是怎么跟这个香港商人搭上勾的，而且，两人好像非常默契。在当天晚上的晚宴上，一直到最后，才谈到搞模特大赛的事，黄天义不失时机恰到好处地把他中午印刷的那个策划方案的小册子分发到了每个人的手里。这时，宴会已经接近尾声，众人已经没有兴趣再去关注饭桌上的那些残羹剩饭了，他们把兴趣都投入到这本小册子上去了，整个饭桌上响着稀哩哗啦翻看材料的纸页声。

也不知道那个香港蔡老板是不是真的看明白了，还是他故意在给黄天义当“托儿”。不一会儿他就看完了，然后就表态说：“这个想法不错嘛，很有点创意嘛！这对于提高北江市在全国的